

大理作家丛书

走进视野

张乃光
著

主 编 王子荣
副主编 张乃光

云南民族出版社

走进视野

张乃光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进视野/张乃光.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3.10

(大理作家丛书)

ISBN 7-5367-2766-6

I. 走...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3994 号

责任编辑	郑卫东
特邀校对	张 平
装帧设计	秦 伟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大观路 94 号 邮编:650032)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总)120 印张
字 数	(总)2500 千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
定 价	280.00 元(全 10 册)
书 号	ISBN 7-5367-2766-6/I·623

自序

时光是很容易消逝的，从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子《秋天的湖》出版到现在，一晃眼又有五年时间无影无踪了。它给我留下什么呢？每念及此便有一种莫名的惊悚感袭上心头。

作为一个与文学结缘的人，对抗时光消逝的惟一办法，想来就只有以文字留下些东西了，以此表明你曾生活过，思考过，并有所创造。这也许就是你生命的痕迹。

曾记得我的《秋天的湖》出版时，散文家胡廷武先生曾在为我所写的序里说过这样的话：“乃光是一个真正热爱写作，而且用心研究写作的人。他的散文在取材布局，叙述方式，语言色彩，美学取向等方面，是经常变化的，从收集在这本散文集里的文章，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一点来。”他的话有一半说得是对的，我认为自己虽然写得很少，但确实是一个用心在写作的人，决不会敷衍成篇，决不愿写那种装佯的文字——在收入集子中的《文字的意义》，表达了我的这一写作原则；而另一半却只能把它当作是一种期望和勉励，即今后写作中在取材布局、叙述方式、美学取向等方面应该出现“经常变化”，这种变化，是一个创作者所应该具备的基本品质——不能重复别人，更不能重复自己。五年来，我虽然写的不多，但在写作过程中确乎注意到了这一点。

打开这本集子，相信读过《秋天的湖》的读者会感到，与《秋天的湖》相比，它似乎少了些诗意，多了些真实。因为，胡廷武先生在为《秋天的湖》所写的序中，在鼓励性地说到我的散文富有诗意的同时，也较为委婉地说到散文的最高境界或者说极致不是诗。散文的极致是什么呢，胡先生用强调的口



气说：“在我看来，散文的极致就是真实和美。”我记住了他的话，并把它作为是他对我的一种希望式的批评。胡先生似乎也很看重这篇序，先后在《文学自由谈》、《边疆文学》发表，后来又把它收在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文学闲话》中。我而且注意到，胡先生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也在努力实行着他在这篇序里所阐发的散文观，写下了《云南的山》等一系列为人称道的大散文。这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和启发，我也尝试着把手中的笔伸向生活的真实之中，这本散文集中便有了《滇西的峡谷》、《望夫云升起的夜晚》、《鸟道雄关》、《剑川有座千狮山》、《海边纪事》、《故乡的石房子》等一批具有真实生活内容和写实手法的散文作品。虽然少了些诗情画意，但多了个人的亲身体验，与那些雾里看花式的作品相比，我想它自有能够触动人的地方。

而我以为，要做到真实和美，站在阳台上看生活显然是不行的。我把集子中的一篇散文《走进视野》的题目来作为这本书的书名，是很费了些斟酌的。虽然我认为这篇散文在集子中不是最好的一篇，但它表明了我的一些想法。在这个世界上，进入我们视野的东西其实并不多，而真正能走入视野的人却又很少。不要说每当中秋佳节进入我们视野的那一轮圆月了，即使身边很多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事或物，我们又有多少时候能真正走入其中呢？很多的所谓诗意，产生于距离美，零距离状态下很多传统的神话诸如嫦娥奔月、吴刚伐桂所引发的诗意会丧失殆尽，但作为现代读者，倒是很希望能读到亲临月球者写出的真实地反映月球生活的文字来的。我这辈子是不可能到月球上去了，而且终生蜗居在点苍山麓，目光是十分有限的，但进入我视野中的景物，又有几次真正走进去呢——或者因为无所用心的疏懒，或者因为毫无意义的繁忙。一旦走进视野中了，又有新的视野出现在眼前，渴望零距离，但又

没有零距离,视野永无止境,这应该是一种生活状态,更应该是一种创作状态。生活便因此而时时刷新,创作也因此而时时刷新。传统的诗意散文大半可能源于作者对生活的距离,而反映走进视野后真切感受的散文似乎更受现代读者欢迎。这是我在阅读一些当代中外作家散文作品时的想法。我正企图通过走进视野这样的途径,使我的散文创作能够经常发生变化,使我有有限的生命变得更加多彩。我不知道我的努力能否成功,但我确实是开始在这样做了。收入本书中的《望夫云升起的夜晚》,写的是洱海边妇孺皆知的一个古老传说,但因为是走进洱海边的夜晚里去感受到这个故事的,所以它因了我的一段亲身经历而焕发出了一种连我也莫明感动的神奇魅力。一个在洱海边长大的女读者给我写来信,夸奖我的写作能力,把一个妇孺皆知故事写活了,但我写的其实不过是一段亲身经历,并无刻意追求艺术效果的企图。其他的还有《风雨游黄山》,更是实实在在写了自己在黄山的一次旅游经历,摒弃了过去常用的诗意化的手法,读者想来自会有一种真实感、亲历感。

当然,进入视野的东西,有时是物质性的,有时也可能是精神性的。我们可以走进一座大山,也可以走进一颗心灵。一个表情背后,有时隐藏着的复杂的感情,足可以让你跋涉一生去加以追寻。正因为如此,文学创作才有了它不可替代的魅力。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进入你视野里的是什么并不重要,关键地还在于你是否具有走进视野的勇气。这本散文集中的一些文字,写的就是对视野当中的一些精神现象的走进。诸如《解读诺邓》,就是企图在文人们对千年古村诺邓诗情画意的描写中找到我的别一种感受。《黑色的忧伤》、《旅途》、《葬礼》、《小灰》等篇什,也反映了我的这种企图。我以为,一些作家的作品,以田园牧歌般的情调来反映生活,作为一种风格无可厚



非,但如果是以对生活的背离来营造诗情画意,那这种创作态度就是不可取的了。有出息的作家都不应该走这条创作的道路。有人曾不无调侃地说,生活于以风花雪月著称的大理地区的文人,是在一种安逸舒适的环境里写些赏心悦目的文字。我听了之后很不舒服。我认为,与生活保持距离的写作状态,是产生粉饰性虚假性文字的症结所在。要走进视野,需要的不仅是毅力,有时更需要勇气。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是第一个发现伦敦雾是紫红色的人。在此之前,有多少画家习惯性地把伦敦的雾想当然地画成了灰蒙蒙的。对于我们生活于其间的洱海和洱海月,我看了不少文学作品中的描绘,但很难感受得到“波光潋滟”、“冰清玉洁”一类缺乏个性的描绘所包含的确切意思。我一年四季都喜欢到洱海游泳,洱海的水色和月色至今还没有在文艺作品中被准确地反映出来——至少洱海的月亮并不像我们想当然的那样“冰清玉洁”,而是金黄色的,有如象牙雕出的一个圆盘,这不能不是我们搞文字工作的人的一个缺憾事。

走进视野,是我的一种期望,也应成为我今后的一种写作状态。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有一天真正写出几篇能有自己精、气、神的好作品。这是本书即将出版前,我对自己今后创作的一点希望。简言之,如果我还能不断写出作品来的话,我一定少写那些与生活保持着距离的粉饰性的文字,而要多写些走进视野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这样的文字也许才有意义——因为,每个人都开着自己与别人不同方向的窗,都有着不同于别人的视野,这是一篇文字的个性所在、价值所在,也是创作的魅力所在。

是为序。

二〇〇三年六月六日

目 录

1 自 序

滇西走笔

- 3 滇西的峡谷
- 17 望夫云升起的夜晚
- 27 点苍山印象
- 32 鸟道雄关
- 37 清碧溪随记
- 42 茫涌溪小记
- 45 剑川有座千狮山
- 50 踏雪访桃溪
- 54 解读诺邓
- 61 山与湖

人与自然

- 67 黑色的忧伤
- 74 城市的树
- 77 不能再造的山林
- 80 一棵树





- 84 怀念雪
- 86 回归自然
- 90 植物二题
- 95 墙角的蒲公英
- 97 南涧土林随记

书斋絮语

- 103 二千年新春感怀
- 106 论偏执
- 110 论闲适
- 113 论嫉妒
- 116 论友情
- 121 却道天凉好个秋
- 124 人过中年始学文
- 127 生活笔记三题
- 133 失 落
- 136 守住一盏灯



- 138 投递自己
141 “伪君子”与“真小人”
144 阳 台
147 与有肝胆人共事
150 一个生活中的哲者
154 读《怀念狼》
157 看《美丽人生》有感
160 爱并不一定是美丽的
163 文字的意义
167 无 题
169 位置小议
173 退避三舍

生活照片

- 177 旅 途
179 葬 礼
183 捕鼠记



- 188 城市三题
191 从火车站归来
193 山坡上的老人
196 深夜电话
199 走进视野
203 小 灰
208 风雨游黄山
222 深圳的绿
226 南山采桃记
229 生命的另一种境界
231 一张明信片

故乡断章

- 237 海边纪事
252 故乡的石房子
260 古城小院
264 故乡的天井

267	蝴蝶泉边
269	秋天的夜晚
271	洱海之夜
274	预约梨花
276	湖畔奏鸣曲
280	雨后游无为寺
283	光与影中的古城之夜
287	后 记



滇西走笔

滇西的群山间，隐藏着很多梦一样的故事，这些故事恐怕都与峡谷有关。正是那些深而长的峡谷，使滇西的山显出了与众不同的幽邃而神秘的意味。每次从峡谷归来，我总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我想生活在滇西的每一个人，他们大概也会像我一样，珍藏着很多与峡谷相关联的故事。

滇西的峡谷

作为滇西人,我们每一个人对山的记忆,大都恐怕与峡谷有关。是一条又一条峡谷,把无数的大山和我们联结在一起的。

峡谷是山与山之间长长的缝隙,但它又绝不是山峰与山峰之间的箐或涧。它比箐长得多,比涧也要阔得多,准确一点地说,它是两列山脉之间的一条长长的通道。

居住在这些峡谷间的民族,看天一条缝,望地一条沟,终身生活在大山的阴影下,峡谷在他们的生命中自然有一种特殊的不可为外部世界的人所理解的意蕴,每当我在这些长长的峡谷间走过,这种感觉总是不期然地在我心头升起。

大约是在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吧,我就开始上山砍柴了。砍柴,必须经过一段狭长的峡谷——出城,沿滇缅公路往西,与发端于洱海的一条河流同行,在一条长长的峡谷的阴影间走上十公里左右的路程,便到了“麻风院”。我们走过的这段长长的峡谷,最窄的地方只有十米左右,叫着“天生桥”——由一块苍青的石头把被西洱河隔开的点苍山和哀牢山联结起来。在长长的峡谷间行走的那种感觉一直伴随了我整个生命的进程。峡谷所具有的那种神秘感、幽邃感,在我人生的旅程中似乎时时都可以感到。途中经过的那个“麻风院”,已没有了麻风,一个秃了一只手的老人在用他残余的晚年看守着冷落在公路边的被石头围墙围住的一院房子。



我的父亲，当时被他所在的制药厂派到这附近山坡上的一个小村里收购一种可以提炼芳香油的树叶——芳香叶。于是我的生活便与这条长长的峡谷发生了比一般同龄人更为密切的关系。父亲与这位秃手老人很熟，常带着我去向他讨水喝。他的秃手，断齐手腕，让我看了总感到不自在——我们那个年纪对一切不完美的东西是存在着一种拒斥心理的——出现在课本里、书籍上、电影里的正面人物都是高大完美无缺，丑陋和残缺只属于那些反面人物，这种教育的结果，使我，还有我的同龄人对一切残缺的事物都抱着一种心理上的距离，对秃手老人递上的茶水我自然是不肯喝上那怕一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观念被印证为是一种荒谬和幼稚）。只有弟弟年龄比我小几岁，少了些教化的缘故，对秃手老人倒是没有任何隔阂。逢周六，我和弟弟沿着那条长长的峡谷来到“麻风院”后，就从路北面的一条山路向父亲收购站所在的小山村进发。父亲早已等候着我们，他已在几天前就找够了我和弟弟所需要的柴禾，减去了我们在山林间伐薪的劳苦。当时，我们所要的柴禾，大多是栗树，这种树的枝干木质坚硬，燃烧起来火力很旺，火苗过后，余烬还能散发出很长时间的余热，足可供一个晚上的烧水煨茶。

我们到达后，便有一个姓白的脸庞黝黑的山里小孩欢喜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是弟弟的“老友”——他属兔，弟弟也属兔，按本地习俗，年龄一样大的小孩，如果情投意合，经双方老人同意，就可“打老友”。当天晚上，由父亲领着，带上母亲事先买好的一盒红糖、一坨茶叶，几块肥皂，或一截布，我们照例到“老友”家去看望“老友”一家人。他家里有老友爹、老友妈，还有老友的妹妹。老友爹是一个枯瘦的老人，神情十分疲乏。他终身赶马，沿着山间的一道道峡谷，走过很多地方。他走过的那些密密麻麻的山路最终都具有总结意味地集中在他黧黑的



脸上。这样的老人在滇西的大山间多的是，但因为这样一段经历他却和我的记忆发生了关系。他坐在火塘边，一边和父亲聊着天，一边喊我们：“过来喝茶嘛。”他的话很少，只有在喝了酒之后，才会唱起那些我们平时在城里听不到的赶马调一类的山歌。老友妹是一个脸庞圆圆的姑娘，虽然才十多岁，但却身体健硕，两只眼睛眼白很白，眼仁很黑，扑闪扑闪地望人。和她讲话，她总是笑笑，赶快扭开身去。晚餐自然是丰盛的。有从被火烟熏得发黑的梁上取下的带着火烟味的腊肉，有山里特产的核桃，有苦荞粑粑，还有山里产的各种时鲜蕨菜、牛肝菌。碰巧了，还可吃上刚打到的野鸡肉、麂子肉。对于正处于困难时期的城里人来说，这种晚餐算得上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盛宴。吃饭时，老友妈与老友妹是不入席的，只是不断地从厨房走出走进，给我们上菜，见我们碗里的饭没有了，便会冷不防地从背后给你碗中扣上一勺饭。吃饭时，老友爹不断地夸我，说将来一定会有出息。老友妹则会偷偷地紧张地瞟上我一眼，然后又赶紧走进厨房去端出一碗肥得冒油的腊肉片来。这样的夜晚自然是愉快的。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老友爹似乎对蜿蜒于风雨中的生活之路极少提及，只是默默的喝茶、喝酒，要不就附和着父亲的话简短地说一声“是哩”。只是有一次，他酒喝醉了，突然唱起了一支反映赶马人生活的歌谣，歌词大多与峡谷有关，比如某一处驿站边的分手，某一处藤桥边的相逢，马帮在长长的峡谷间经过所发生的一切都慢慢在歌声中展现，仿佛自己也在那长长的峡谷间走过。以至很多年以后，当一个友人收集整理的叙事长诗《赶马调》在某家刊物发表时，我竟感到歌词中反映的一切非常熟悉，仿佛亲身经历过，疑惑了很久才突然醒悟这肯定与老友爹有关。

在大山的阴影间跋涉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对滇西峡谷刻骨铭心的记忆。一次周末，我和弟弟因为贪玩，下午五点多了